



劫胃水法

“劫胃水法”，见于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》（以下称《指南》）及《叶案存真》，谓其法出自罗谦甫氏（天益，东垣高弟）如《指南》便血门沈案（5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4年竖排本，以下同）有云：“谦甫治此症，立法以平胃散作主，加桂、附、干姜、归、芍，重加地榆以收下湿，用之神效，即此意也。”叶案用此法者，《指南》5案、《叶案存真》4案、《未刻本叶氏医案》2案，共11案。

其适应证如下：主证为便血，血色红紫有块；兼证有面黄、或青黄不泽，精神委顿，大便洞泄、或溏滑，饮酒或进食厚味后即泻，心下痞，腹满，食入不化，饮食喜热恶凉，脉多弦细微迟。绎其病机，则为脾阳素虚，健运失职，复为酒食所伤，湿聚阳微，脾失所统。

“劫胃水法”的用药，最具代表性的是《指南》便血门某案（504页）所用方，计16味。经笔者查考，即罗谦甫治真定总管史候男案所拟之“平胃地榆散”，药为：苍术、升麻、熟附子、地榆、陈皮、厚朴、白术、干姜、茯苓、葛根、甘草、益智仁、人参、当归、神曲。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：（1）众所周知，叶氏用药极其精简，一般都是寥寥6味，多者8味，鲜有超过9味者。象这样的汤方，在叶案中绝无仅有。还用原方，一味也未更动，这种情况也不多。说明叶氏对罗氏此法十分心仪。（2）从《指南》便血门用劫胃水法的另几则医案加以比较分析，可见其加减变化之妙。如某案用人参、茅术、厚朴、附子、炮姜、地榆、升麻、柴胡，是因脾阳久虚，复因嗔怒动气，木郁土中，故温阳燥湿兼以泄木；俞案（503页）仅用理中汤（白术改用苍术）、生厚朴、附子炭，即附子理中与平胃散的合方，是为单纯的阳虚湿盛而投；沈案（510页）则用黑地黄丸（苍术、干姜、熟地、五味子），盖大便溏滑不禁，不唯阳明但开无合，少阴肾阳亦固摄失司。（3）“劫胃水法”用药以温通刚燥之品为主。人参、附子、炮姜与苍术、厚朴、陈皮、柴胡相配，就成为温通之剂，这是因为此证脾胃皆病，“从来治脾，以通为补，与治脏补法迥异”（503页，程案）所以称为温通而不说温补；苍术、厚朴、陈皮、附子、人参、炮姜，尽皆刚燥，则

因为“凡脾肾为柔脏，可受刚药；心肝为刚脏，可受柔药”（510页，沈案），“脾乃柔脏，非刚不能胜阳”（505页，程案）。在大队温通刚燥药中，用一味炒地榆，是为止便血而设者。（3）叶氏医案中，经常批评医人“见血投凉”之误，我以为“劫胃水法”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便血，血色紫红有块，易被误认为血热，殊不知病属脾阳久虚，湿邪内困，这种失血的机理是阳虚阴无所附，误用凉血止血，则阳气愈虚，血愈不得止。至于血色之鲜黯，只不过说明出血位置有高下之分，鲜者未必属热，黯者不一定是寒。（4）或云：此证为什么不用仲景的黄土汤？黄土汤用白术、附子、炙甘草，与“劫胃水法”用药相同，也可以说罗氏原方用术、附即源于仲景此方，伏龙肝温中止血，也完全可用，但黄土汤还有阿胶、地黄、黄芩等阴柔苦寒之品，则显然与阳虚湿盛的病机不合。或云：脾不统血，为什么不用归脾汤？归脾原为心脾两虚而设，方中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炙甘草、茯苓益气，当归、桂圆肉养营，故气虚而血失统摄者，用之可效。但此证却是阳虚中寒，比起气虚来就深了一层；同时还有腹胀、痞满等湿盛之证，显然也不是归脾汤所能治疗的。

多年来，笔者循叶氏之教，治疗由阳虚湿盛所致之上、下消化道出血，误进凉血止血而血愈不止者，恒用附子理中汤合平胃散为基本方，屡屡获效，可知其言不诬。

最后需要说明，“劫胃水法”之说不见于罗氏原书，似出自叶氏。为何称作“劫胃水法”？大约是因为病由湿起，而患此证者又由口腹不节、多饮酒或过食厚味生冷的缘故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（北京100091）何绍奇

芫花治疗瘰癧的临床应用

芫花为峻下逐水药，常与大戟、甘遂同用。三药相比，芫花毒性最大，然醋炙后可减其毒性。因其辛、苦，性温，入肺、肠、肾经，以逐水涤饮功能见长，故临床适用于胸胁停饮及心腹胀满症结等证，皆为医家学者所共识。而单用醋炙芫花末口服治疗瘰癧（颈、颌下、腋部、腹股沟部淋巴结核未溃或已溃者）的功用却鲜为人知。又用于悬饮（结核性胸膜炎渗出液）颇